

# 有女離巢

陳董同璉

每年八、九月間，在松山國際機場，總有大批留學生乘機飛往國外深造，這些飛機載走了多少年輕人的雄心壯志，也隨同帶去多少父母的關切和掛念。如不是我去年自己親身的經歷，還真體會不出那種志業和親情在兩代人心理上的衝擊，因難兩全而又莫可奈何的感受。

可以說，打從女兒在大學三年級開始準備參加「托福」、「GRE」考試，四年級時辦理向國外大學研究所申請入學等一連串有關留學的事項起，全家就有了女兒將要出國的心理準備。由於二、三十年來，智識青年們所掀起的一股留學熱潮和風氣，幾乎使「留學」成為大專畢業生們「必經」之途。只要自己程度够、家庭經濟力量够，或是申請到的獎學金够，就紛紛到國外深造去了。因此，當女兒考上臺大電機系——那多年來已成為眾家學生報考甲組第一志願的校系——時，她必會於大學畢業再去美國繼續攻讀，俾能對她所學的這一門算是「尖端科學」的「電腦」有進一步的鑽研，可以說早在我的意料之中。然而，儘管早已有了心理準備，但等到真正面臨女兒離家遠行，去獨創前途的這一刻，父母女兒間親情的難捨和牽排，仍是無法抑止的。

對兒女們的教養一向採取「大而化之」、「無為而教」態度的爸爸，由於他本身工作的關係，一直在國外的時間多。回家與兒女們相聚時，近似親密的朋友而不像尊嚴的父親。對孩子們從未顯露過「一板正經」的面孔或言語間有任何「訓勉」之辭。但這次在女兒動身赴美前夕，他居然從國外給女兒寫了一封情辭並茂的「訓勉」專函，對女兒今後的學業、言

行、生活、婚姻、前途等一一作了詳盡的分析和指引，使女兒大為感動，其效果影響，自必是深遠的。我這個做母親的，可說是對女兒出國事參與最多者，也最先覺察到家中有人遠適他方而逐漸瀰漫起的那種濃重離愁，而心情就隨着這種離愁的漸濃而驟緊。女兒攻讀研究所的學校在去年三月間即已底定，從那時起就開始着手準備出國種種。我更為她訂下一張詳細的工作日程表，憑以行事。舉凡與學校的通訊、囑託校區附近親友照顧的函件、訂宿舍、購置書籍衣物、郵寄不能隨帶的超量書籍衣物、檢查體格、學開車、整理行李、訂購機票、辭行等等，我都從旁提醒，催促協辦，甚或代辦。於是引起女兒嬌嗔的抗議：「媽媽事必躬親，是不是我做女兒的太差勁了？」我只得說：「並不是你太差勁，而是我閒着也是閒着，幫幫你的忙，也為自己找點事打發時間吧了！」其實我何嘗不知道女兒那有不不會辦的事？也應該乘此機會訓練訓練她自己獨立的能力；而我自己又何嘗閒着？平常上班和家務事原已使我忙得沒有閒暇，為了料理女兒出國各事，更是疲於奔命，困頓不堪，何必多此一舉而又虐待自己呢？說穿了，只不過是覺得對女兒留學事能够多參與一分，才像是盡了一分做媽媽的責任，同時也想藉忙碌和緊張來掩飾自己心理上對離別的情怯。

雖然明知現在交通便捷，天涯若比鄰，留學生回國省親或父母赴美探視，都非難事，團聚依然可期。但總覺得，女兒大學畢業後出國留學已是在家受父母庇護生活的結束。自此以後，如乳燕之離巢，要獨自飛翔，獨自衝闖了，彼此間畢竟是離多會少。因此，一家人在這段臨別期間就真不知道應該對這隻即將離巢的乳燕給予什麼樣的呵護和惜別才好？外婆親自下廚，為外孫女燒喜歡的菜、買愛吃的水菓、給厚重的紀念飾物，並一聲聲的囑咐諸事謹慎……。弟妹們也爭着為姐姐幫忙服務，並向姐姐一再請教讀書的方法，又多方探討交友之道，彷彿要把姐姐的諸般「本領」一夜之間全盤承受過來。爸爸和媽媽真願意盡量能滿足女兒的任何需求，幸

好女兒尚知自愛，而不會任意的「予取予求」。我們母女又曾幾次深夜長談，使我對她的學業、心靈、感情、志向等有更深切的瞭解。在關照又關照，叮囑又叮囑聲中，去年八月中旬，離別的日子終於來到。

我平日耳聞或目睹感人之事，往往易於流淚，所以預期自己與女兒機場握別將少不了一幅淚洒機場的畫面。起初因為相繼不斷的與來送行之親友寒暄道謝，以及當時機場內萬頭鑽動的緊張氣氛，而無形中沖淡了我們家人的離情。但當已第三次廣播呼客登機，女兒不得不擁別我們轉身而去時，我終於還是強忍不住一陣鼻酸，眼淚奪眶而出。看着遠去的女兒，她也正回轉頭來探望我們，一剎那間，她那兩眼中湧滿着待流的淚珠最使我難忘。我再次揮手，她才掉頭而去。我帶着完成一件大事，但却並不輕鬆的心情回到家中，進入女兒的房間。她的家具衣物仍在，只是書桌上較往日少了一堆堆的書籍和筆記。此時我忽然覺得想要在這間曾經是女兒成長和編夢的閨房中，靜坐片刻，回憶一下這二十二年來女兒由小到大的種種：

女兒是我們家的「老大」。無可否認的，「老大」在一個家庭中總是有其特殊地位的。外祖父母們的頭一個「孫」子輩，自然寵愛有加。父母對這個首來的孩子更充滿了興奮和好奇的心情。尤其因為當時爸爸本身尚在事業生涯的初期，可以有較多的空閒和我做媽媽的合力負起育兒的責任。記得當時女兒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曾是我們家庭生活的重要事情。這和以後次女與兒子相繼出世，爸爸由於工作職務日漸繁重而已無暇顧及育兒瑣事，全成爲我一人的辛勞，有顯然之不同。如果說，三個孩子中，以女兒與爸爸最爲親切，似也並不爲過。

知女莫如父母，而愛女也莫如父母。我們知道女兒的長處和短處，但總不免帶些主觀的成分。實際上，她的優點和缺點，有時似乎也還要透過客觀的事實，我們才更加瞭解：

女兒自幼我們覺得她資質平凡，並無特異之專長。但她各級學校的老師和教授常對我們做家長的解說，女兒聰明穎慧，智力勝過多數的女孩子。也許這就是她從幼稚園到大學雖然從未刻意的要進所謂的「明星學校」，但却都很輕鬆順利的進入了臺北市各級頂尖「明星學校」的緣故吧！現在竟然又獲得包括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等幾所第一流學府的入學許可和獎學金，結果選擇了加州理工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全額獎學金繼續攻讀電腦科學，我們這才可以確認女兒的智慧不差了。

雖然親友們常說女兒「可愛」、「漂亮」，我們只把這些話作爲一般社交讚語，不以爲真。等到女兒上了大學，曾經不止一次的，或是她同輩的青年朋友，或是長輩親友，都驚奇的表示：「讀電機系的女生怎麼長得這樣漂亮？」聽了這樣的誇讚，我們怎不「受寵若驚」？但也不禁爲讀理工科的女學生們叫屈！難道一般人都以爲：理工科的女生一定都長得醜？長得醜的女生才讀理工科？我常常以「內在美重於外在美」的道理勉勵女兒，看來她已予接受。因為她平日雖也注意儀容的修整，但却絕不願將金錢和時間浪費於衣飾的虛榮。

女兒對日常事務的處理可以形容爲：「粗心大意」、「丟三落四」。她這種迷糊勁兒頗不合我所要求「一板一眼」、「井井有條」的標準。但她的爸爸却以「小事糊塗」、「大事不差」並無大礙的理由來爲女兒護短。也和當今大多數女學生一樣，女兒平日全部時間都應付了學校的功課和活動，對於家事的處理可說是一竅不通。直到出國期近，才急就章的學習了一點有關烹飪和縫紉技術以及花藝等。老實說，迄今連我自己對此類技藝也是毫不擅長的，對女兒，我又何能苛求？

在女兒動身前一兩個月內，是她人際關係最忙碌的時期，整日價從早到晚，不斷的有她各級學校的同學朋友們互相聯絡餐敘，大家對今後的各奔前程，不勝依依。我當然也為女兒能擁有這麼多互相關切的同學朋友而欣慰，因為由此可證明女兒也還頗得「人緣」呢！

女兒此去，面臨的將有學業、工作、婚姻等問題。學無止境，遠望碩士、博士、超博士等學位，目前不敢奢言將走到那一步；而且也知道「高處不勝寒」的寂寞，對於女孩子而言，似更多一層世俗認為「學問妨礙婚姻」的顧慮。她說她不會好高騖遠而要量力而為，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那種世界一流的學府中，對「電腦」這門尖端科學作進一步的深造，充實自己，以為將來學以致用的準備。對於將來的工作前途，她常常表示：由於電腦應用在國內正方興未艾，很有發展前途。無論為了對國家民族以及家庭的「反哺」，甚至將來下一代子女的教育文化基礎，她都應該學成回國，將自己所學貢獻於祖國的社會。對她這種正確的觀念和志向，我們深感欣慰。說到女兒的婚姻，也許是媽媽最為掛心的一樁事了，但爸爸却笑我「多慮」。他頗有信心，認為以女兒的見識，對她的終身伴侶一定能作明智的選擇。

天下父母無有不「望子成龍」或「望女成鳳」的，只是「望成」的程度不同而已！我不敢對女兒期望她有朝一日「成鳳」，但相信以她的聰明才智和學有專長，總應該有些許成就，至少會勝過像我這樣既談不上事業成就而家務亦未曾兼顧得周全的媽媽！

乳燕終於離巢飛去，飛過高山大海，在天的那一邊，海的那一端，獨立生活。維繫着的一條心靈之帶就是時時傳播過去雙親和家人一聲聲的祝福：希望女兒努力更努力，進步更進步！

## 給 祚 孔

謝 沈 燕 如

——為先夫祚孔逝世週年紀念，暨答謝各位交大校友——

好不容易才熬過這沒有你的淒清的一年，去年今日，一切猶歷歷如昨；一生飲食有節，起居有度，從不知病是何物的你，竟會一病不起！我除了迫使自己相信上天因為太愛你，而把你提早帶離這個多災多難的人間外，別無他法可以讓我接受這殘酷的現實，但對你年邁慈母及稚齡幼子又如何交代？

這一年來，親人和朋友經常的幫助與安慰，以及時時思及你十四年來一向對我的支持和期許，使我在極度悲痛中強自振作，讓這個只剩下我們母子三個人的家，仍按着我們一向喜愛的方式過日子，並按照你一向做人的宗旨撫育兩兒。每當孩子們問及你時，我總強裝笑容說：「爹過去一直工作辛勞，為學術耕耘，現知你們懂事勤學，生活上亦開始能自我照顧，爹才放心好好安息，但爹還是在隨時注意我們的一切和不斷地支持媽媽」。十四年的共同生活，你始終工作研究孜孜不倦，我默默地持家育兒，生活平淡却寧靜溫馨。今後，我們仍會時時回憶過去我們四個人在一起的日子，你的精神永遠會與我們長相左右。

再過一個月，長庚才滿十三歲，猶記十四年前，我隻身來到英倫，你的學長秦本鑑夫婦立刻就也成了我的朋友，他倆待我親切有如親人。婚禮之日，承他們厚愛，替我們張羅及主持一切。孩子出生後，自小受你疼愛的力人世兄亦待長庚、長明如親弟弟。我們兩家人曾共同渡過很多快樂時光，想不到這麼快，去年今日，竟又勞他倆傷心料理你的後事。這一年來，你的學長秦本鑑、黃子長、朱世衷、沈峻先、馬世琦等各位交大校友隨時都在照顧我們，各方面的幫助及指導，給予我們母子莫大支持。葬禮